



延平答問
乾

平安江家文庫



1078
1-2



新校延平答問序

延平答問者子朱子述其師延平李先生答其平日之問以明其傳之有自也先生之學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龜山龜山實得之於伊洛伊洛之學則又得於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聾聵



之人。有不可掩者。朱子固以豪傑之才。聖賢之質。嘗汎濫於諸家。入出於佛老者。亦既有年。年二十四。為簿同安。始受學于先生之門。服膺先生之訓。剖微窮深。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故嘗曰。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

之說皆非。又嘗與先生論易。聞之悚然曰。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先生亦嘗與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今既見儒者路脉一味。潛心於此。端明汪應辰亦云。元晦師事延平。久益不解。嘗言。每見而復來。則

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
如此先生之學雖出於羅楊而自得
之妙則又青于藍而寒于水是宜朱
子之出其門也然其學也妙體用而
為一合顯微而無二實斯文之正脉
吾道之的傳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無異趣者而末學晚生未窺戶

牖有或以著述少之嗚呼天地之能
不可見觀之春夏秋冬可見孔子之
能不可見觀之顏曾思孟可見先生
之能不可見觀之朱子當見之矣則
朱子之所以得為朱子實賴是編以
啓之也木思覩有年徧求于人而不
可得深愧寡陋未敢忘史從祀之詳

成化乙巳。乃復上請于朝。併乞下。校頒其書。羽翼正學。有司置議。事不果行。既六年。乃得延平郡庠。近刻本而讀之。承傳舛訛。益增疑懼。又三年。始求得嘉定間刻本。而校正焉。比近本既多後錄。而復僭為補錄。以附于

後刻之嚴郡。傳示將來。俾知朱子有得於先生。而先生有功於朱子。誠如雷霆日月之不可掩矣。

弘治乙卯夏四月既望。後學琴川周木序。

近本無師弟子答問字。
而作書中要語卷上。

後學周本校正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要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為己物也。更望勉之。

戊寅七月十七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只如舊有不可
不應接處又難廢墮但靳靳近本無靳字度日爾朝夕

卷二 文閣上

近本^ニ無^シ字。度^ル日^ヲ爾^ノ朝夕。

無事齒髮已邁筋力漸不如昔所得於師友者往來於心求所以脫然處竟近本未得力頗以是懼爾。

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大率難得學者無相啓發處終憤憤不洒落爾。

問予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使事體漸正而不見其改之之迹則雖不待三年而謂之無改可也此可見孝子之心與幾鍊事亦相類先生曰三年無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執文泥迹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近本有也字何在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去改之類有孝子之

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近本有是亦作此耶。東坡之語有所激而然。近本有是亦作此耶。有意也。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憂自應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善。近本有未有害第近本恐處心如此。即駸駸然所近本無失處却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為不善也。幾諫事意。恐不類更思之。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為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意恐夫子告孟孫

之意不然。蓋言父母之心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近本有恐其有之以為憂則餘可惟字。知也。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啓手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當如上所說。為得之舊說不直截。聖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

問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

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烹謂烹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蓄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近本而不敬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近本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尊敬。近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烹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止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為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

疎而子游之賢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先生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近本雖孔門之字。近本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及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為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發明一例也。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熹竊近本謂近本足以發是顏子聞
言悟理心契神受之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
也子夏禮後之問夫子以為起近本予亦是類也
但子夏所發在言語之間而顏子所發乃其所自
得處有以默相契合不待言而喻也然非聖人有
所未知必待顏子而後發如言非助我者豈聖人
待門弟子答問之助耶近本先生曰亦足以發
前說似近之恐與起近本予不類深玩之可見非
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固是如此然
亦須知顏子默曉聖人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

枝葉之助也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安意如
此氣象未知如何近本何如

問子張學于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
行其餘蓋不博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為貴然不
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
之為善疑殆既闕而於言行近本有不謹焉則
非所謂無敢慢者故以謹之為至有節於內若此
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
期以于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
同非以于祿也近本無而祿近本夫子之意一也伊

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為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
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恐亦是此意。未知是否。
先生曰。古人于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曾中
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為己之學也。然
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
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
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
以于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
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戊寅冬至前二日

近本無

書云。承示問。皆聖賢之至

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學之篤如此。又安
敢默默也。輒以昔所聞者。各箋釋於所問目之下。
聊以塞命爾。它日若獲欵曲。須面質論難。又看合
否如何。大率須見洒然處。然後為得。雖說得行。未
敢以為然也。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求教。因引起予為證。蒙批諭。
云。亦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熹反復思之。於此二者。
但見有淺深之異。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喻。
先生曰。顏子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氣象。
於曾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以發。與

近本無與字

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如何顏子深潛淳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子夏因問詩如不得繪事後素之言即禮後之意未必到似近本有因問此一事而夫子印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知是如此否偶追憶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向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俟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

近本作桓下並同

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本稱侯

伊川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舊按楚是時未與中國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為宋役爾不知伊川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為為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子夫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為正胡氏又謂凡朝威者皆貶獨紀侯以咨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皆無貶焉熹竊近本以為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

乏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
氏會却事傳皆有說。可據。伊川胡氏依公穀作紀字。先生曰：滕子來朝考
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近本朝皆不與其朝
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近本無皆不皆
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
滕本稱侯。威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敗
於諸家之說。義為精。先儒又以為時主所黜者。胡
氏以為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
喻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
罪而并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

人改過遷善。又善善。近本無下善字。長惡惡。近本無短字。
應如此。是可疑也。某竊以謂從胡之說。於理道為
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威之不義
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
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
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為私
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時者。又近本無矣。自一貶之
後。夫子再書各浴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
紛紛然殺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
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近本無無所因。是私

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
礙道理為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
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近本無豈
能無失耶。請近本侯作諸。它日反復面難。庶幾或得其
旨。伊川之說考之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屬於楚
事迹。更俟尋攷。又來喻以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
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
急而棄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
紀侯志不在於朝威。則非滕子之類也。列國有急
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

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紀字。春秋
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川乃
以三傳為證。又嘗有看春秋之法云。以傳考經之
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
書之意。庶或得之。

問禮之用。和為貴。一章之義。先生曰。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是也。禮之道雖以和為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
所自來。而節文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無隆
殺之辨。知和而和。於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

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非知禮者也。故有子以是語門人。使知其節爾。

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橫渠先生曰。君子寧孤立。無與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熹據此。則因也。親也。宗也。皆依倚附託之名。但言之漸重爾。所因或失其所親。謂可賤之人。則亦不可宗。人之可親者。必可宗。其不可親者。必不可宗。故君子非孤立無與之患。而不失其親為難。其將欲有所因也。必擇其可親者而因之。使彼誠賢。則我不失其所親。而彼近本亦可宗矣。立文與

上二句相似。皆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之意。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本作先生曰。伊川先生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耻辱也。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猶言禮義者不可得見。得見近本無下恭信者可矣。詳味此語。則失親於可賤之人。自無有矣。蓋以禮義為主故也。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東坡曰。夫子之於詩。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而言之。頌魚侯者。未

必有意於是也。子由曰：思無邪，則思馬而馬應；思馬而馬應，則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此頌魯侯者之意也。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頌魯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故曰：思無邪。於馬言之者，又秉心塞淵，然後騁此三千之意。

問：吾寸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橫渠先生曰：常人之學，

日盈而莫自近本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于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近本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為學者立一下近本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此一段二先生之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橫渠云：化而知裁，伊川云：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皆是有力處。更當深體之，可爾。某竊以謂：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為說，必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積

近本作而十年之久日近本作自孳孳而不倦是亦近本無
是亦字而作操心積慮焉可以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鹵
莽滅裂之學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
是自暴自棄之人爾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
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而至焉聖
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近本無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曰灌以降
神祭之始也近本無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皆不
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謝氏引禮記曰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近本作也我欲觀殷道是

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言何適
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為證
而合此章於上文杞宋不足證之說曰考之杞宋
則文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觀蓋
傷之也呂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尸
喪之未小歛一也解此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不
審何者為是先生日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
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近本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如昭穆失序之類

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近本作深理矣。於天下也何有？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文，曰：「不知者，蓋為魯諱。知夫子不欲觀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名，其治如指諸掌也。或以為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或人不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為「不知」，所以微諷之也。」餘如伊川說云：「龜山引禮記：『禘嘗之』」

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近本作事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為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饋存焉。知此，則於天下乎何有此？數說不審，孰是？先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下，至指其掌，看夫子所指意處如何，却將前後數說，皆包在其中，似於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說近本作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先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

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
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
神不享矣雖祭也何為

問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意謂此非謂不足觀蓋不誠無物無物則無以觀之
也先生曰居上寬為禮敬臨喪哀皆其本也有其
本而未應若無其本粲然文采何足觀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
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謂曾
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

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
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故
夫子以一以貫之之

近本無語告之蓋當其可也

曾子惟此少許未達故夫子直以此告之曾子於是默會其肯故門人

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
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
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
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
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肯哉而或者以
為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

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違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近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近本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近本無得焉近本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

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其近本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入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衣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特起此以近本無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窘室百事驅遣不行唯於稍易處處之為度幾爾某村居近本作

不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近本塞處多每
以古人貧甚。極難堪。憂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
餘。大夫復何言。

來喻以為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既放。然夜
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猶與人相近。
木雖既伐。然雨露所滋。而萌孽生焉。則猶有木之
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
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格亡。則夜氣存
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
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

此所十六卷了

已卯長至後三日。書云。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
洒然。水解凍釋。霽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
近本無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顯字。

庚辰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
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洒落處。以此不坐。殊
憤憤不快。昔時朋友。絕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
至是耶。可歎可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近本無
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近本無恐有差大
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
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

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
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今一人敲
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
所以近本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功
不至近本枯亡即夜氣清若且晝間不能存養即
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其曩時從
羅近本無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
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近本無極靜坐其時未有
知退入室中亦只靜生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近本無作何氣象此意

坐生語

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
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
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
恐元晦以親旁無人僮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
意攝養勿貽親念為至禱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穎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
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
得一觀殊慰卑抱也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可商
論處俟它日見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
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洒落即作為盡
洒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近本有然字亦不可不常存
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
更存養如此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余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頗
樂齋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
知寡與真堪笑此一句似非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
日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掛牆壁等閒窺影自相酬
邀月臺詩云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瀉襟懷
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

近本白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

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

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近本多下

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

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聞召命不至近本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

佳蓋守之已定自應然此縱前迫擾擾何與我事

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

能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太公無彼

已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

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為
近本無如何為此說者非理道明心
為字。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近本無與氣合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
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
求至今渙泊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一年間每遇情
意不可堪處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
不用力而迄于今更無進步處常切靜坐思之疑
於持守及
近本無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
及字。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間稍無間因得

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洵終有
纖奸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肯意大段各別當
俟它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
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摩又有夫子為之
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
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
老邁為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
近本無一字不
來又不知偏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為
往來月十日事疑
近本無之款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

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近全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却如何須喫緊理會這裏始得其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

灌泳洽比之龜山解却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為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道本欠字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道本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

體處來論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
時如何上豁ト合ト渾然體用無間ト乃是ト不然ト非著意非
不著意渾渾淅淅疑未ト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
髣髴多是如此類ト窒ト礙ト更望ト思索ト它日熟論
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道理不
爾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
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ト近本ト之不違ト近本ト氣象又
近本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
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ト近本ト欠ト處不覺

打發機械即離ト近本ト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
習氣漸爾消燦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ト近本ト亦
不易也來論以謂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
至焉若如此時却似輕看了也如何

承論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
即不可其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ト近本ト
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ト近本ト無所ト謂心ト三字渾然一體流
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ト近本ト
那箇是氣即勞攘爾不知ト近本ト有ト可以ト近本ト無ト如ト
四字ト不然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

齊正要如此

錄示近本明道二絕句便是近本吟風弄月有吾與
點也之氣味其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近本
有之字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
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好處蓋渠聰明過人天地間
理道近本不過只是如此有時見到皆渠聰明
之發也但見近本到處却有病學者若更窮理
亦不可不論其所謂儘有商議者謂此爾如來論
云說養氣處皆顛倒了渠本無淵源自應如此也
然得惠此本所警多矣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下事若可以下來甚佳致千萬
意如此然又不敢必觀恐侍旁之人老人或不樂
即未可更須於此審處之其尋常處事每值情意
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
間更體此意近本李先生書中要語卷下門人朱熹元
晦編字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書云示下所疑極荷不外已有
鄙見之說繼其後矣但素來拙訥發脫道理不甚
明亮得以意詳之可也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程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

非性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相遠而為言。熹按：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性之本。萬物之不同，處所以云近。但對遠而言，非實有異品而相近也。竊謂此說意稍渾全。不知是否？先生曰：尹和靖之說，雖渾全，然却似沒話可說。學者無著力處，恐須如二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使人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何？近本無此為有力爾。蓋氣質，近本無此之性，不究本源，又由習而相遠。政近本無此要玩此曲折也。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聖人以下

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又云：欲往者，示人以迹。子路不喻。居夷之類熹疑召而欲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可復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不知是否？又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本作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竿木於佛肸恐其泥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免已之意，不知是否？又謂示人以跡者，熹未喻其旨。先生曰：元晦前說。

深淵作得聖人之心二箇體段甚好但更有少礙
若使聖人之心不度義如此易動即非就此更下
語更下語五字又兩條告子路不同即其疑而喻
之以下亦佳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
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下指歸處方
是作見聖人廓作擴然明達無所不可非道大德
宏者不能爾也子路未至此於所疑處即有礙本
作龜山謂之包羞誠有味也亦入以迹恐只是心
迹迹二字據此事跡皆可為然又未必爾者蓋
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無定體也

問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而發熹然
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憂不知不覺
地流出来非為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
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肯趣顏
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
生日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
處不知不覺地流出来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
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
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肯歸矣

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
當。近本無字。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
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
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
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
出。我乃顛隤。言我舊所言者害子。子者不夫。若我不得禍。是以二子或去
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
則無所嫌。作逆。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
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
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主。不

以存宗祀為重。而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
存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
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
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仁者。端的當為憂。當
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
之。非有所擇。近本上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
箕子囚。故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
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一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
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
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

說可笑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
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
近本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
作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
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
近本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
而生陽率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
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
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本
達道處又與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
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近本即何緣知之蓋就天
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
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
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
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近本無何先生以為
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
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

只近本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近本無一字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為如何。近本作有疑何如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來。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近本無會字消詳之看理道通否。辛巳十月日書云。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書云。某村近本居一切如舊。

可言者。窘束為人事所牽。間近本有情意不快。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易之離。理應如此。爾承諭。近日學履甚道。向所耽近本戀不洒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近本不同。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為其所便。則聖人之言。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

之不同爾。若五十矣。尚昧於所為。即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辛巳中元後一日書云。喻及所疑。數處詳味之。所見皆正當。可喜。但於洒落處。恐未免滯礙。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謹俟涼爽。可以來訪。就曲折處相難。展彼此。或有少補焉。近本無爾焉字。

辛巳十月十日書云。看文字。必覺有味。靜而定否。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近本無其字。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此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近本無人字。

字。盡性。近本有惟字。有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是此氣象。樂恐無甚氣味爾。近本無爾字。其竊以謂。此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妙處。就。近本無就字。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近本有就儘有字。地位也。某嘗見呂芸。近本有字。閣與伊川論中說。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近本無字。體義。伊川以謂氣味殊。近本無少字。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鎮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某衰晚碌碌只如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即為師友捐棄獨學無助又涉世故沮困殆甚尚存初心有端緒之近本有尚字可求時時近本無下時字見於心自爾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近本無處草木衣近本無衣字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饒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近本無此字乃知覺之效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

彼近本無此字此得以自警也

壬午五月十四日書云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貴此病可於近本無此字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者近本無此字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壬午六月十一日書云承諭仁一字近本無此字條陳所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

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泯。天理見。則知
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
要切。近本作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
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
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近本無天理無是字。
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
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二箇
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
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
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未

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牛之
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
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
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
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
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
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
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近本無須體云字。
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
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

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平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太緊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近本有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下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近本無舉字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木道

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近本作剛柔皆包攝在此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効近本無於此字若欲近本無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音自得之於高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各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

言爾如女子近本作子字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近本作是字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近本無聖字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近本作夫子不居蓋因事近本作是而見爾若近本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

如何

以今日事勢近本無勢字觀之處此時唯儉德近本作德儉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近本作根病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壬午七月二十一日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繼而家人為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

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
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他
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近本先生遊自少時
粗聞端緒中年一無飲近本助為世事澆泊者甚
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
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之如近本作
封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
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為名爾書中論之甚
善見前此赦近本文中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迫
許便宜從事之語蓋皆近本持兩端使人心疑也

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綱紀以太義斷之以示
天下向背近本立為國是可爾此處更近本可引
此又許近本便宜從事處更下數語以曉之如何
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疑處已用貼
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脩己責任
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
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為佳
辛巳八月七日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
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疎漏欲頽敝慶氣象
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脩治亦須苟完可

爾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
上打疊度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
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

言語近本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今已抄得一本

矣謹以奉內恐亦好近本看也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
獸者先生不以為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
其說敢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
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

中即無絲毫欠缺其下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

謂仁也先生批云有血氣者有但氣有清濁故

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

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近本具此理而不

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近本仁之為仁

有則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

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

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

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先生句出批云以

更用熟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

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近本無此字全在性分之内本體未發時看先生抹出此云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為一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此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

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人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即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近本故特謂之仁近本有在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近本乎義之内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先生自新此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向患不見道也甚慰前此乃以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則近本推測又還是不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近本養

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
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
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
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
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
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閑處
使不著蓋近本無不曾近本無如此用功也自非
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即
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
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

如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
幾幾漸可合為已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
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
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
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近本無緊切
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
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
盛滿睥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

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
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
作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
此理。不審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養氣大槩是
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
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晬面盎背。便是塞乎
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為得
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
分曉路陌。方是其尋常覺得於晬面盎背之時。未

必皆是正理。亦心與近本作與心氣合到此。若髣髴有
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其
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近本須從知
言養氣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近
有此謝上蔡多。近本有。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
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
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
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
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
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問意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其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其形迹然人却自然秉彜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

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近本天地作理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近本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壬午八月九日書云此箇氣味為上下相咻無不如

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其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飾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近本流出近本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詩直是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欲驅殘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鬪雪好藏清艷月明中右渚宮觀梅寄康侯

韜晦一近本無一字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書後注此數語

十月朔日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下喧下靜下明下暗字細點檢儘有近本勞攘處近本無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効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下明下暗下喧下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六月十四

近本

日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

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

此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

心中近本作中心為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

近本作鎖墮得曾中若如此即於近本作是道理極有礙有

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

也其竊以謂有失處近本無處字罪已責躬固不可無

然過此近本作化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曾中却是積

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近本無

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諭近本作教所謂似是於平

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近本作敬畏之心即

隨處發見之時即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

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

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近本作見留意神化二字所存

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

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語於靜默時及日用處

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近本作左地道理

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

渠亦有此病却只要絕近本作註念不採以是為息滅

殊非吾儒近本有就事上各有條理也近本作已元晦

試更以是思之。如何。近本此或體究得不以為然便
中示報為望。后見先生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
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
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即煥然冰釋無復
凝滯矣。

某近本人之去傳者以為緣近本衆士人於通衢罵
辱之責以講和誤近本國之罪時事遂激而一
變或以為逐此近本人誠快輿論然罵辱之者亦
無行遣恐使近本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為不
然今日之事只為不近本於原本處理會未流雖是
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近本第一義舉此不

知其他即弘近本上下之道而氣正矣夷狄所
以盛者只為三綱五常之道衰也。

七月十三日書云在此粗安策終不樂於此若以謂
隨所寓而安之即於此兢兢更不是此微處皆學
者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
七月二十八日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
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
而中國之道衰夷狄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
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
近本旨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

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近本有分字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入主於此留意二者苟不爾則是雖有累吾得而食諸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又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近本有作如有力也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近本無疑字無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終



